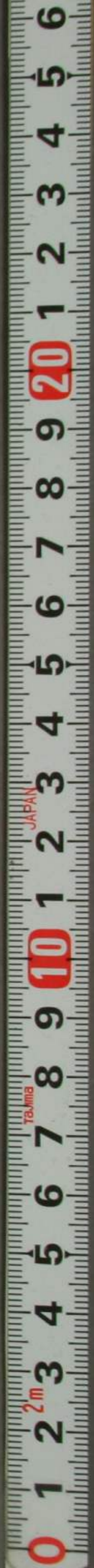


鄭州志

ル 5  
3137  
5



門 5  
號 3137  
卷 5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marginal note.

皇帝遣太常寺設國璋致祭於  
皇極殿日古帝王受天明命禮道純備  
代起先後一按功德還禮如三漢  
皇帝遣太常寺設國璋致祭於  
皇極殿日古帝王受天明命禮道純備

皇帝遣太常寺設國璋致祭於  
皇極殿日古帝王受天明命禮道純備

敬遣耑官代將牲帛爇脩殿薦之  
用展儀型之  
志伏惟  
格歆尚其

天眷紹續丕基景慕前徽圖追芳躅明禋大典函夏肇隆

敬遣耑官代將牲帛爇脩殿薦之  
用展儀型之

志伏惟

格歆尚其

鑒享

御祭趙狝殉難文

順治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皇帝制曰鞠躬盡瘁人臣盡職之猷表績褒庸朝廷勸  
忠之典爾陝西蘭州知州趙狝奉職無愆臨難不  
苟身膺民社之寄克彰夙夜之勤當小醜之陸梁

遷捐軀而殉節稽諸常典宜沛馳榮茲贈爾為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於戲弘敷紫誥之華永作黃腸之賁幽靈不昧鉅典式承

祭趙狎殉難文

康熙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三帝前祭故蘭州知州今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趙狎之靈日屬典劇郡重藉綏懷惟爾良臣克勤撫字狂氛突逞地處兵衝篤於忠貞殉城以致深可憫焉爰賜祭一壇追贈忠貞侯以表其忠克欽承

祭周世宗

皇帝遣內閣學士班第致祭

周世宗之陵曰自古帝王體天立極表正萬民於寰區仁風及於奕禩朕丕承太統遙羨靈光於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配享

園邱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異永贄脩和之治益

昭安阜之庥鑒此精誠尙其

歆格

御祭周世宗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皇帝遣太常寺卿王潯致祭於

周世宗之陵曰禮崇典祀光俎豆於前徽念切景靈

馨香於徃哲維

周世宗繼天建極撫世誠民豐功焜耀於簡編駿烈

垂於宇宙溯典型於在昔凜法監之常存朕以

躬繼登大寶屬膺圖之伊始宜展祀以告虔特

尊官祇遵彝典苾芬在列備三獻之隆儀

靈爽式憑仰千秋之明德尙其

歆格永錫洪禧謹告

御祭周世宗文

乾隆二年七月

皇帝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雙喜致祭於

周世宗之陵曰自古帝王憲天出治建極綏猷德澤洽

於萬方軌範昭於百世朕纂承鴻緒景仰前徽

於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恭奉

示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憲皇帝主配饗

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與永祐雍熙之盛  
昭安禱之隆慶鑒精誠尚其

昭格

代御製

宋仁宗御製駐蹕鄭州詩

大中祥符四年

款謁已伸祈福意巡方因慰徯來心都畿仰望和  
鑾至關輔勝迎駐蹕臨地志周爰風俗美郡民編  
治深恩深國備遺愛常如在百姓宜思德澤

政在養民乎產能之咨爾多士無忘德意

宋仁宗授陳堯佐判鄭州詔

朕纂承丕圖又寧區夏務審求賢得秉國鈞其  
治代天工鬱為時棟精練可以寧庶績溫裕可  
範羣倫示倚毘于老成期緝熙于庶職朕志在  
物論攸歸載揆良辰告於庶位戶部侍郎上柱國  
穎川郡公陳堯佐文惟高古器蘊沉和茂經世之  
遠猷藹幹邦之偉望早登薦於公府方外領於輔  
州山甫志在于將明陳鐘世篤于周密宜正國

之重足調鼎味之祿列書殿之崇資磨雲臺之美  
號宜封采地並有嘉焉入奉昭諸尤增屬任教  
易所以肅朝政修名實所以敘時材惟深博所以  
奉咨詢惟方重所以鎮浮競擇於中道經以大猷  
輔於眇冲賴於哲父於戲中樞之任庶終養成下  
以遂萬物之宜上以增三階之耀 師任之重武  
副于具瞻股肱之良允爲于國體祇服厥位勿替  
乃誠

宋仁宗御製詩賜端明殿學士曾公亮赴鄭州有序

元  
年

華光輟侍爰解於禁嚴東里偃藩式資於慈惠載  
懷茂德宜有寵行

儒術明師法才能舉德翰詞林成惜別郡綬是勤  
求罷直鰲番夜前驅筆建秋國門三舍近無闕貢  
嘉猷

明御製祭周世宗文

洪武三年

惟神功施於時德裕後世仰瞻 陵墓必當慎祀  
朕有天下首勅所司凡有古先帝王 陵寢常加

修理以附近人戶看守常年祭禮已著成式尙遠  
追崇禮有未至故於二年秋特致其嚴神其  
尙饗

明勅封城隍文

洪武二年

皇帝制曰帝王受

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  
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  
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運  
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習弗類代天

之道實鑒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

帝心者君道之大惟與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  
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  
表者也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  
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夏始凡城隍之神皆  
新其命聽此城隍神祇攸宜封曰鑒察司民  
隍靈祐侯靈則隨感而通祐則賜善以福此固  
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於於州政三茲  
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宣宗御製官箴 三則

知州箴

環景百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區子  
正仰乎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  
在爾心誠求之知保赤子無妨其穉乃衣乃食  
其力乃休乃逸典舉學校敬恭神祇獄訟必平  
其說必時毋雜民屬毋侵貧賤惟仁惟清  
三好禮之直如鏡之明愷悌君子懋永令名

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美盡  
育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靜修實踐正學  
傳聞成已成初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  
法周孔亦致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  
以資於邦本循循用臻實教勗爾師生毋亦  
教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obscured by ink blot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河夫苦累疏

李粹然 通雅

奏為河夫第一苦累屢議終無實著謹據未詳... 政度緩急審時宜斯可以言為政矣言必行行必... 信斯可以言實政矣若地之見緩而貴急民之似... 遠而偏勞者則今日之中州也若事之議多而... 成情之最苦而無告者則中州之河夫也河夫一

節稽之古制原出僱募合之人情原應僱募今以  
派爲募者格於時繇故也其如地劇人稀差類實  
重處處皆然大路尤甚歲有本處之工有協濟之  
工有塞決之大工有補葺之小工雖工有停時而  
派調殆無寧曰將謂既有工食雖派而即募詎即  
工食不敷雖募而仍派也且開銷每於隔歲官役  
多有侵漁卽此不敷之工食尚不得如數依其是  
全無募之實而僅存派之名矣在窮民之身役者  
不免悞農失業在殷實之貧人者不無被勒多端  
里下有催提僉解之需擾工所有攬頭夫棍之不  
難輒見逃而復提解而復派一夫之累可以頓家  
可以喪命雖內外節經條

奏迄無良法處此臣所謂議多而鮮成情苦而無  
告者此也臣自入境之初卽親得河夫之稱苦會  
先以堡夫之累

臣陳而尙未槩言及此者蓋河夫正奉部文會  
臣力求補救之實未敢空言其苦耳適准總河  
朱之錫爲河工國之

一揭凡派夫之原委最近之分析及衝渡之籌  
酌減言之已詳無庸復贅又據分巡大梁道臣沈  
聖條議六款言多可採如河夫之均派酌請立法  
稽查定期更替以及修濬內河四款俱臣與河  
諸臣可以酌妥而徑行之者臣正在區畫期得一  
平易而可著之實行行之而立見蘇息非請

旨不敢擅專者則衝途免夫與首地免派之二事也  
此必不可悞則河夫不得不派民力必不能支  
衝途不得不恤若曰照定期量減仍虛語也

之僻邑而僻邑亦非不苦恐致比例而呼又將誰  
改臣愚以為衝途業有本處之苦累河夫亦應全  
免計中州一百八州縣處於大路者如磁州安陽  
湯陰淇縣汲縣新鄉滎澤鄭州新鄭禹州襄城葉  
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  
信陽州一帶不過二十餘處在小民減一名便得  
一名之實惠在公家少一夫須有一夫之著落若  
乘言僱募似難輕議於此時而所減無多應責河  
官之募補如其謂僱募之難也則河官各有責

河干向有攬頭獨不可無民間鳩工之例以勸惰  
覓之力乎如其謂工食之少則民爲

朝廷之民官爲

朝廷之官設官以治民分職以治事卽爲民補任其勞  
稍分其苦亦不爲過况官則可以詳議設法而民  
則永累莫伸變通之法或亦有人心者所不忍辭  
乎若上歲自首地畝雖蒙

恩宥從前止徵見課而民多剝肉醫瘡之苦寧有  
三年五年之蓄並徵兩年之額賦於一時良非

易如再派河夫等役則地雖有增而民猶是民也  
催呼一迫必至逃亡一切差徭悉宜免派養其餘  
力固其恒心正所以裕正供耳至於道臣所言踏  
勘確核以杜報地之虛懸者臣亦早慮及此先已  
嚴檄藩司通察無則取結存案有則另行入

告臣總爲國計民生起見減之民而責之官權也  
將見天下大定衝者爲緩勞者成逸又何子來之  
弗勦也子之業而示之寬譬也將使四方來歸蕃  
息漸臻草萊漸闢又何責賦之弗究民不累而工

不曠新為新表書可... 所及悉以聽之

睿裁

恭報自首疏

李森先

監察御史

奏為恭報自首地畝事職思清察之典首重欺隱  
特嚴豪勢職自入境以來躬... 兩河廣宜自首免  
罪之

皇化又示以怙終必繩之新例諄切告誡幸有司諸

悉能奉行惟謹釐剔弊遺因而次第首報不

處之小民爭先自... 處刻下魚鱗大冊雖未建...

之中如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四千四處共...

自首地一千二百九頃零合先題報但此審清...

原在撫臣逐府嚴查之後職今又令各屬於耳...

未經人跡罕及之地再四搜剔故集零星之首...

不及撫臣初報之累累者良以地額有限一...

復一首再首職固不能... 而求多又何敢...

盡數以滋厲惟期尺寸之... 佐正德之...

...

是細流亦可成江海之流... 計民生兩有攸  
賴也除將未到州縣... 另報今將祥符等  
州縣見報自首地... 總冊呈繳部...  
理合具

恭報勸墾疏

李森先

奏為恭報勸墾地畝事竊職清察欺隱... 弊職...  
心方而為之併竭郡邑... 臣之心方而為之各屬  
當再祭再首之後隱漏... 殆摘發無遺矣職

於巡省之時目覩荒蕪... 延亘阡陌凡及村社必...  
其耆老備詢其不墾之由里民泣訴悉云凡有新  
墾朝甫行犁夕而入冊槩不能實沾三年以後起  
科之

思更有久棄荒田全無主認一經墾熟卽有豪勢認  
為原業責緣告理官復斷回種種苦累以故危疑  
不前... 棄其墾耳職聞之不勝驚悼多方開諭不  
許以開墾作自首當年起科不許以新田歸舊主  
徒費代耕所在小民始欣然樂墾爭先恐後矣數

月以來凡職身歷之地次第報墾殆無虛日今據  
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六十九處共報過新墾地  
三千七百六十五頃五十畝零除將未到州縣容  
職陸續另報外抑職更有請者惟職一言所及人  
心嚮赴如此再得

天語嚴飭前弊將三年以後起科之例

敕下該部通飭恪遵將見喜色相告中州數千里之  
膏土不幾年間盡化草萊爲周原矣今將祥符  
州縣見報新墾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

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今稍稱安瀾河  
王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爲例乎此一欵所  
當更議者也夫堤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  
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課每年大率五分若河  
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瀨河州縣或每夫  
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頃有奇是河  
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  
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關乎通省原隄  
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算惟本縣之民是



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項五十款  
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  
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  
可憫此其勢可虞也臣愚以為近河地方亟當酌  
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項至於逾額則議所以  
協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  
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之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  
則僱覓益難據河道開掘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敷  
增派是與附近河工地同按畝計夫又

增理之平乎臣愚以為遠河地方併當酌議每夫  
一名應坐地若干項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  
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  
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  
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  
似為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目擊既真敢不  
據實入

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勅部行河督河撫兩臣通長確議

奏撲滅流賊並陳修城爲第一急務疏

明 毛文炳

禮科

竊惟中州一塊地蓋南北咽喉天下腹心也自寇氛肆毒殺戮焚掠之慘幾無淨土聖天子動而憂遣兵發餉嘗煩宸慮殲渠者脅屢頒明諭宜立奏蕩掃以解兩河之倒懸以紓九重之宵旰乃辦賊者日延一日賊勢亦日盛一日剿與撫之罔効土與流之並起臣愚謂剿撫原是一事不剿未育能撫者也流土雖有異名爲土誰謂其非

流也死賊耽耽窺汴匪朝伊夕今番直逼省會正當秋成所過若掃三農望絕旣而由中牟鄭榮意殺擄復進盤於登密嵩雒山中鞏偃邙馬諸處無地不遭蹂躪狂逞則驟雨疾風飽掠則倚山傍險賊亦何不快意而肯來降而不愈橫也哉臣竊此時望兵如慰饑渴新調王忠等軍氣正銳第明紀律毋令擾民與左良玉陳永福合力速剿剪滅亦自不難若仍玩避卽再增徒糜餉耳是在新理臣之鼓勵調度者也至舞葉遂鎮土賊橫行愈

集愈多鞍馬器械俱備臨近州縣宜各統鄉兵官  
兵協力剿散若曰州縣力小而權分朝廷之政守  
巡道臣何爲豈行一憲牌便了各道之事亟當親  
督所屬合圖撲滅再於援兵中分千人以餉其大  
料必鳥驚魚散胆落乞降然後予以自新之路誰  
謂盜非吾民哉如解滅不舉後悔何及土賊與流  
賊合禍不可言也中州之流賊與秦楚之流賊合  
禍更不可言也且賊不過擄民以爲兵資糧以爲  
資若能固圍收保令其所過無食攻賊又不能

然擇之必降擊之必盡修城原有司第一事  
與以城守爲殿最又奉有新綸矣查舊按臣  
城改甃一疏有功成不朽者杞縣陳畱等縣也有  
旦晚將竣者睢州光山等處也有相度興工者寧  
州鄆城等處也伏望我皇上勅該撫按力爲責成  
將竣者期堅且好相度者克底成績實實爲地方  
做此一好事萬世猶將賴之紳衿士庶誰無身家  
性命誰無父母妻子敢不樂輸而効力耶不然今  
日日修城明日日修城吏胥之腹滿赤子之膏盡

浮幣淺挑經風雨而頽圯如故則亦何益於緩急之數哉臣所謂不可徒有其名者此也

民兵可守不可調疏

明

毛文炳

禮科給事

竊惟寇氛未盡民在水火皇上睿慮宸斷勦以禁旅督以輔臣掃蕩在指日間矣惟民兵一事悉以爲各州縣都該練兵都堪調以殺賊且多多益善臣愚以爲談兵易練兵不易地方之可恃在兵地方之可慮亦在兵臣兩次丁艱家居六載流弊入境城防禦者十餘次親見地方之情形如各州

縣民兵畫則禁門盤詰夜則城頭巡邏或給曉以飛督或遣走卒以密探或與以重賞而爲官以作鄉導此件件可行也若調各處之鄉兵驅之於鋒鏑則是棄民矣豈以大將統重兵尙不能控其鋒者而湊合鄉愚便能辦賊耶常有每州調若干每縣調若干及到軍前亦不知誰爲主將何爲汛地脚跟未定盡作刀頭之鬼逃歸者百無一二何者官軍善躲賊民兵不知躲賊也官軍疾馬善逃民兵則延頸待刃而已此臣所謂可守而不可調

也至於練之數亦無取於太多也在官之壯士在  
城之義勇與各鄉村之膂力過人而情愿應募者  
查其素行稽其居址練心練膽練騎射火器無事  
則與地方相安有事則人心可依此卽日出師以  
養兵亦人情所樂輸者若徵兵太雜無論餉難措  
手易起脫巾之變且聚一夥無賴棍徒洶洶思亂  
幸福始而與居民相角繼而與官長相抗久則音  
死之變無不做出是未受兵之利先受兵之害也  
况取數過多安有如許應募之人勢必將派之

下一經僉報人人鼎沸雞犬皆驚其皇皇焉  
調遣之情如赴湯火卽伺候操演而饑寒怨望之  
苦亦有不忍見聞者此臣所謂貴精而不貴多也  
總之地方有一好官以民養兵以兵衛民自相濟  
而不相背卽如修練儲備在賢者爲之件件爲地  
方之賴事事爲小民之福不肖者爲之滋騷擾而  
肥私橐臣不敢謂其必無也

檄

復開水桶檄

開封府鄭州為籲天復興以活萬姓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蒙

本府正堂加一級蘇

信牌本年五月二十一日蒙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田

憲牌

內康熙三十年五月十七日蒙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四級閣

批據本司呈詳前事內開

該本司查看得鄭州復開水桶灌溉稻田一案仰  
奉 憲檄酌議妥確遵卽行據開封府申據該州  
詳稱蓋設立水桶起自萬 年間知州劉光祚因  
賈魯河一帶地勢卑窪向成廢地小民素苦賠糧  
故築堤設桶教民種稻以資灌溉勒之貞珉使瘠  
土變爲沃壤迄今百姓歌思勿替而開封一郡惟  
鄭獨產稻米實由此始不意康熙二十二年因時  
值亢旱商人郭時金呈請閉塞而馬家渡一帶居  
民遂耕鑿難施止有淹沒之患而無倉箱之慶是

以郭儒林等有復開之請况從前原有額設水桶  
三十餘處無礙商民今黃河南徙則賈魯河亦爲  
遷改河西上流一帶久已改種旱田無庸照舊開  
設外止馬家渡河東下流一帶地勢卑窪土性鹹  
澱必藉勺水種稻以完

國課惟夏秋之際用時一開不用隨即閉塞較之從前  
用水甚少更非有妨商賈舟楫但馬家渡一帶低  
窪田土播種稻禾賦稅攸關勢必資水灌溉况置  
桶不過夏秋之交爲時甚短用水方開不用蓋藉

閉塞分大河一線之流培小民萬家之產洵屬有利於民無害於商倘有豪強借名阻撓卽行嚴拿解究庶水利得興而鄭民獲安畝畝之業等情查明議覆前來本司查府州詳議甚明且先蒙憲臺親臨確勘實係利民濟衆之舉似應議開另行勒石用垂永久庶商民可免日後爭競而豪強不致阻撓矣相應轉呈伏候 憲裁批示以便遵行等情具呈照詳蒙批鄭州河濱一帶田地建桶引水灌稻世資其利行之久矣前有奸商地棍鄭

金等膝膝呈

一經閉塞而荒廢立見累民

今既查議明白水桶之開閉有時且用水無多桶兩無妨碍仰飭照舊開桶灌田上完

下資民食倘再有奸商地棍恃強借名阻撓卽行拿究仍勒石垂後印刷墨刻送驗存案繳等因此司蒙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備蒙批詳內事理卽便飭令照舊開桶灌田上完

課下資民食倘再有奸商地棍恃強借名阻撓卽行拿究仍勒石垂後印刷墨刻一紙實司以憑呈送



平都院查驗存案施行俱勿違錯未便等因到府蒙  
此擬合就行為此牌仰該州官吏照牌備蒙  
牌及批詳內事理即便飭令照舊開桶灌田  
課下資民食倘再有奸商地棍恃強借名阻撓即  
拿究仍勒石垂後印刷墨刻三紙資府以憑轉  
司呈送

本都院查驗存案施行俱勿違錯未便速速須至牌  
者

議

後開水桶議

何錫爵

議得州屬濱河田地築堤設備以資灌溉助自故  
勇行之已久勒諸貞珉小民世享其利不意康熙  
二十二年間時值亢旱商人郭時金呈請閉塞而  
馬家渡一帶居民遂罹淹沒之患以致大有難登  
賦稅無出是以郭儒林等有請復開之籲業蒙  
前撫都院閣 批行 各憲查議親臨確勘有利  
不病於商勒石遵守鐵案方新而商人余從  
仁等因朱仙鎮牙行船脚起見繼入水桶情由後

家查議夫賈魯河從前原設有水橋三十餘處無  
 碍商民今黃河南徙賈魯河亦為變遷河西上流  
 久已改種旱田止為家渡河東下流一帶地卑土  
 瘠必藉勺水植稻以資衣食以辦差糧况開水橋  
 無過夏秋之交為期甚短用時方開不用即閉分  
 大河一線之流培小民萬家之產民為邦本食為  
 天逐末之徒工於壟斷尚多舍此從彼之利而  
 忘君之誤夫其耕鑿即有饑寒離散之虞請將賈  
 魯河一帶向種稻田之處照舊開橋取水以資

計豪強再為阻撓則鄭民承享粒食之澤歌  
 奕世於不忘矣

前免紳衿河夫工

豫廷

嘉慶二年二月鄭州知州為飭行查議事查看得  
 士為四民之首一切力役自應循例優免以昭  
 優恤之典但豫省逼近黃河募夫辦料在所不免  
 蓋因夫料自衛身家非若總甲圖差可比而紳衿  
 每以辦料募夫為苦累借稱優恤希圖特免獨不

思

廷歲費帑金設官堵禦官為設法民為趨享而紳士  
坐享其成非惟獨累窮民自同難安即使工器繁  
急夫料偶遲設有意外地無窮民受害而紳  
衿獨免之理縱不稍存公心亦當自為保護是以  
鄭州在例凡遇河工募募辦料無論紳民書役俱  
按地畝均辦自乾隆元年奉 文濟築賈魯河工  
在各紳士因奉有舉貢生員槩免襍差之

遂有求免僱夫之請前經知州查核地畝紳衿  
若六七難以全免詳奉 撫部院批允凡紳士

地二項者免其本 身出夫一名如有盈餘仍  
計算派撥遵行在案復蒙檄飭令將豫省紳衿  
優免向日有無成例可循或做別省貢監各生舉  
人進士每名應免地畝若干持平妥議等因仰見  
憲臺大公為懷務期酌議萬全至意當經署州詳  
蒙 本府議以河工僱夫進士每名優免地四頃  
舉貢每名優免地二頃生監每名優免地一頃吏  
員每名優免地五計畝已仕者各照其出身優免  
名下地畝不及優免之數者免其承辦如有盈餘

仍照地畝計算僱募如本無地畝而將他人田地  
詭計倖免者照律治罪轉詳在案蓋因紳衿例得  
優免一丁今豫省丁銀派入地畝故議令各縣優  
免之地再行按地起夫其與紳衿應免本身之丁  
本不相悖至於料物產自地畝理宜按照花戶額  
地多寡責令里書領銀採買但查小民耕地無多  
所收有限而紳衿富戶積料甚廣况持銀買料無  
異交易亦非差徭可比並蒙 本府議照舊例無  
論紳衿平民一體收價出賣則紳衿既存優恤小  
民不至偏累河工夫料亦無貽誤雖別省貢監各  
生舉人進士每名優免地畝無案可稽此亦至平  
至允堪可通行遵守奉爲一定之章程矣緣奉節  
議理合詳報

義僕傳

羅 部人

守經僕人耳其事可傳也以石介傳  
趙延嗣司馬光傳表行婆之例收之

義僕戴守經毛副史文炳之僕人也崇貞十三年  
毛公以禮科轉山西太原道撫養屬并幼子兆夢  
之任公素信守經命隨之至甲申春二月關  
東海太原毛公偕同官拒守遂遇害妻趙妾李俱  
投井死兆夢年甫十一哭泣井上一時天傾地覆  
呼喚人鬼舍卒聞哀聲交迫守經引兆夢手仰天

勤哭日主人拒賊死兩夫人投井死惟有少主人  
 陷賊中命懸一綫存孤重則殉主輕於是急負兆  
 夢逃鋒鏑度不能出竟以情白賊日賊亦義之衛  
 而出之營遂負兆夢聞關千里歸家人始知副使  
 與夫人及李妾之死而兆夢之一脉僅存則守經  
 萬死一生之力也及我

朝完鼎余隨先嚴赴州城遇於塗先嚴執其手問之守  
 經備述前事無言昔所聞者先嚴為之流涕余從  
 觀義僕益信雅心備述之今奉檄修郡志州守

何公屬之廣文徐先生忠孝節義各為傳如  
 魏公副使毛公皆藉筆光耀史冊而其傳毛公  
 僅及守經姓名余懼義僕之事湮沒不彰也為  
 所聞次其本末以見銀鹿中亦有程嬰杵臼其人  
 者他如安塞令張公抱之僕張趙過賊逼要盟而  
 首之抱闔家賴以保全益陽令李公門入之僕闔  
 秦遭吳逆之變收門入骸骨扶視歸里皆繼守經  
 而起者乎若守經可以風矣

明栢臺馮公傳

鄒麗中 州守

六  
卷之十  
三  
余性嗜書樂觀前賢軼事一切賦頌碑銘詩辭誄  
贊悉寓日焉嘗讀諸邑誌知其俗稱淳厚吏多循  
良班班可考而載明令馮公政績獨詳公中州東  
里人諱廣字涵字由甲科任諸城縣尹其右文則  
捐俸買地以式廓黌宮開東武書院遊其門者雲  
集最著者邱懋實樞李國賢傑王伯安守仁諸名  
公皆肖像刻石以存甘棠遺愛楊椒山先生繼公  
後爲之題辭曰學衍濂洛政匹魯黃其講武則湖  
置大小營立將臺旗鼓時練兵結陣以防海寇

置滹澤園城南北二處以惠枯骨暇則親製藥餌  
以療民病其政美不勝述余意其人必學優而仕  
若耶必移孝作忠者耶必友愛于家而後慈祥及  
百姓者耶獨恨不能至其里並詢其居恒家脩常  
右素異於衆者丁未膺特簡爲鄭州牧欣然曰  
公得聞馮公之顛末矣甫停驂公事之暇卽詢其  
子孫有名會雲者弱冠遊泮丙午卽以五經荐而  
上過是馮公之遺澤於今未艾也於是復徵鄭志  
以知公天性孝友值父疾衣不解帶藥必親嘗執

少喪居廬三年不履城而葬祭一遵文公家禮常  
 侍母側出入必告事兄撫弟友愛周至通經史善  
 古文詞十七補弟子員七九食備誠輒冠軍成化  
 乙酉舉賢書壬辰登會魁廷試三甲通籍余雖然  
 起日此所謂學優而仕者也此所謂移孝作忠者  
 也此所謂友愛於家而後慈祥及於百姓者也會  
 雲復出桐城縣乘遺孑知公之治諸城乃再任其  
 初任則桐城也與學校開溝渠公暇著書論要則  
 每朔望至公所與邑人詳訓其義泣相三載政簡  
 人稱上官嘉其廉能謂有理須治劇之才始謂補  
 諸口口隨欽取監察御史未任以丁艱去嗚呼公去  
 桐而桐人思去諸而諸人感而地同公而琴幃卧  
 轍飲食必祝者豈有既乎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桐諸兩邑之民祀公於名宦東里一郡之衆  
 卽祀公於祠歟古之人所云及而可祭於社者公  
 其不愧余故述其軼事而樂爲之傳

晉陽毛公傳

身親祖

晉陽毛公諱九瑞字介社開封鄭州人居近賢會



所用河故以爲荒賦負必欲就獲受書信羣兒年  
寸一父贈文林公見肯同伯父中部令初山公居  
一京伯教不敢廢棄母趙太孺人復諫讀好曲芳  
煇火焚焚每至夜分不輟故所學車成文望日起  
初應童子試有遺某名或代爲請托不屬就也再  
試適入序述提丁酉秋闈已於歲進士視六  
已疏里益西情於詩古次解治月日廿不偏治生  
可事必趨大猗人承可順志不健以甘苦之但自  
兄初嘗公學子則而劇人 又及至家則句義善知也  
在陝之米脂令邊邑荒殘人以難治爲嘆公曰  
盤根錯節古人所以自劾也吾何畏焉叱馭以起  
周詢疾苦求所以爲富教方民生日裕積俗寧  
俄以太孺人艱解組歸民之攀轅者踵相屬也是  
喪葬祭如禮哀瘠幾不勝衣洎服闋補江右德  
值耿逆煽亂公慷慨仗大義矢滅此朝食之志  
黨張存者陰致書以高爵陷公公忿然曰是何  
竊餘孽敢以狂悖之辭誣善忠貞之行哉首其  
於幕府因達

層覽蒙褒嘉準事平以主政用賊勢益猖厥公練鄉勇  
爲戰守備躬自督陣挫賊鋒而賊內諸弁潛與賊  
通突入公署劫帑奪印公以刃迎之降公怒  
不屈士民素戴公公曰且日必全我賢  
不然衆以死殉賊則民奉公以出公奔於  
幕府陳其狀請兵遂襲疆宇願身列顏行收冒天  
石報

國恩制闡者義之核是再爲奏請贈逆弁黨衆交軍文  
官勢孤莫援其忠可嘉其罪可原於是得軍前  
用之命勤勞王事積瘁成疴會鄱陽缺令以公權  
授抵鄱未蒞事而遽卒及事平賞功之典生者被  
焉而公歿不與善作者不必善成朝野惜之所著  
詩古文集燬於德興署中僅存甫田草出入三唐  
軍前諸作尤有風雅遺意子正奇正國學醇謹保  
家奇壬午舉於鄉奇子汝說舉已如先其父一  
公生平志事未竟者繼述有人矣

門一節婦傳

毛汝就

一貧婦名鄭岸生弓開之子婦開之二子長端  
 博士弟子娶李氏次珍娶靳氏明季避亂河朔  
 弟相繼歿二婦以死誓李氏年十九有遺腹  
 年十七無子即相約曰倘生子共撫之後李梁生  
 子兩人喜曰弓氏有嗣矣舅姑以其家貧無所養  
 遣之曰不幸子皆歿各聽爾所適兩人泣辭曰

董不以孀婦累舅姑也其父母慮其少而勸之  
 勤著不復歸其家時貧甚李氏質弱不克在勞  
 新氏日家無男子我當治其外嫂持門內撫幼子  
 於是李專紡績或刺綉為餬口之資時  
李作質易間以農事力作于田間其間饑饉時  
 至苦辛萬狀有男子守成業不克度日者兩人皆  
 拮据以免於難且撫其子以成立而舅姑亦賴以  
 終老當其舅姑相繼卒親族憐其貧補助之喪資  
 兩人以孀婦力全其大事子長兩人為之謀

髮生四孫漸成家然家既貧時有日月不給者兩  
 人皆安之至既老不復能操作嚴冬霜雪幾不舉  
 火兩人並坐終日毫不以饑寒介意亡何兩人垂  
 老子早亡止餘幼孫送其終識者嘆其苦節而傷  
 其遇焉然今弓某之不絕者皆兩婦人之功也  
 贊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古信有之矣類世有  
 貴之家豐亨逸豫而夫死不克守其嗣者兩人  
 於困苦艱難中全其節終其事畢生無怨色豈不  
 足風耶且二節並出於一門異哉

墓生母傳

毛汝說

墓生母姓陳氏鄭州木馬村人郭生光妻也年一  
十餘生光死子一女一皆冲幼後又有夫遺腹一  
名墓生時因謂之墓生母夫死時姑年幾八十  
事之最孝夫有二妹皆不良勸母嫁嫂欲各分其  
子母聽其言促之嫁陳氏堅不從逼於姑無策  
毛太孺人趙哭訴之時其妹家皆爲毛佃戶太孺  
人招其姑痛讓之欲自主政公各懲其婿姑乃  
後事姑愈孝家貧無貲產拾薪備力爲日用之計

信州賑恤年始爲資送回籍全活甚衆康熙三斗

七年陝西平涼府缺出

廷舉賢良錫爵名在首列卽奉

諭旨擢用旣抵任見兵燹之後一望荒蕪民不堪命  
然捐給老幼粟布加意撫綏至今猶家視焉後丁  
母憂起補雲南順寧府知府未及抵任而卒比  
旋都道經鄭州士民携饘者不絕於路  
聲振林谷扶送五十餘里  
顏其額曰遺愛同流云

前州守張公傳

何源

張鏐字子遠號靜齋江蘇武進人太傅諱象文公  
 初任陝西華州司馬誕生公公幼穎異侷儻非常  
 長寄籍商南補博士弟子員且食餼康熙丁卯  
 選拔入監考授正黃旂教習任滿遷廣西崇善  
 廉敏有幹材善因俗宜民卓異陞鄭州牧州地  
 濱黃河地最窪下每秋雨連綿田禾盡沒公而下  
 車卽訪民間疾苦捐修堤壩以禦水患藪澤  
 沃壤鄭舊以里長收租賦役煩重逋逃者  
 出

之慈母也憲澤甫生母劉氏遽歿父命張氏乳哺  
 之恩勤鞠育情同已出越五載其父又捐館張氏  
 時年二十有三躄踊哭泣喪葬盡禮內外嚴肅撫  
 其子尤加謹焉憲澤生而穎異甫七歲命就外傳  
 氏勤紡績以佐膏火視畫荻尤熊後先一轍憲澤  
 恪遵慈母之教奮志詩書年二十補郡博士弟子  
 員甲午中副車甲辰登賢書人咸稱氏教育之功  
 憲澤事之如生母終始如一氏於雍正九年卒憲  
 澤爲請於官以慈母例守制服斬衰三年宗族鄉

黨稱其至孝嗚呼母賢子孝其人其事俱足千古也已衰不揣鄙陋序次原委俾世知人無卑微期於自立以閨中之小星固有存遺孤矢柏舟曉然大義如此者亦可以維風振俗矣

慈利令曹君傳

何源洙 署守

曹汝義字云峯號眉岩明御史諱來旬公元孫林縣教諭諱承式公會孫也幼穎悟讀書即曉大義性至孝家貧不能舉火而奉養未嘗有缺年二十有八補郡弟子員旋合族康熙癸巳登鄉薦

下之急務而一章之中微指其善惡已超漢魏唐而獨配於有虞氏之美然其不佞之臣曾亡其髮第近世諸儒况敢追襲臯陶等而能望其光稱盛德哉竊惟自念待罪勸講十有三年於外朝佩服出入殿闕而復尋恩渥遂廁掖垣禁林法從之身遺痰淹阻通曠朝請屣殘甫起乞養自便豈意之日重集非常之榮熏心汗顏夙夜震惕願雖身為犧牲尚何足以報萬一也吐方益謀六經之術詳而措諸事事之幾其巨細先後要者可盡

子孫法萬世而大繼有虞氏之烈也臣敢貪自蓋  
其不佞而獨私聖文不卒布於天下使民或聞其  
傳以累大史則又重於素餐而冒褒寵之罪也故  
托於此畢其愚忠云

欽奉堂記

深祖無擇

有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也  
四表面內萬方砥厲年穀屢登瑞物山委昆蟲草  
木罔不櫛遂徇東山之勤請既告成於岱宗因西  
王之望事乃展禮於邈邈上皆謂闕抗章者五帝一

日而俞之及齊輅啓行再宿而次於鄭子乘藹  
其盜郭填郭後后之民共承相慶歡聲和氣雷動  
浮雲千里之途壺漿襍遯亦既登玉命受蕃釐駕  
言還京復茲駐蹕賜脯一日就見其時禮代之儀  
靡不畢講於是周覽原隰俯詢風俗爰摛膚藻  
為聲詩永懷光靈中或有位聖人之作豈徒然哉  
爛若三辰之透罔鏗若八音之合奏昔漢武帝橫  
著辭典方之我朝彼多慚德邇臣建議顯刊翠球  
以示方來石取諸他山成之不日



飛動垂之于載其不朽矣先王之正其德而聽之有德  
 覆以亭而制其樞歷年滋久其德不流無遷家恩  
 福齊來長鄭人下車十旬於茲遷置得地於一頁堂  
 之昔度社廟秀作爲新堂其德與崇穹然其深醇  
 之德謂一此其德其德之口  
 之德謂一此其德其德之口  
 之德謂一此其德其德之口  
 之德謂一此其德其德之口  
 識文或月云爾

鄭州學 科題名

事固有若甚迂可緩而實切於世首繫於世勸之  
 大者得其人則舉 非其人則缺故爲政必知所統  
 務而後治勸蔚然可以觀新安洪侯寬治鄭州六年  
 矣其始也諸務未修而獨先葺孔子產廟以新葺其  
 州學及孔子廟建仁正德敷教之堂及圖書館於學刻  
 大學要略諸書以砥教與學者既及遷居於學題  
 科目之士之名以風鄭人而提學按察副使臨海  
 公選謂不可無記於是洪侯遂書京師以屬於  
 走洪侯之爲政亦可謂知所先務者哉夫學校治

化之首科目之士學校之所自出者也凡今少  
之臣彙列中外以仰補果聖而建誠隆古照今之  
治者率皆重科目以進則題其名以示勸臣其之  
不可缺者與鄭河南巨州也南北要衝轄四縣提  
封數百里風土長厚魁人砥正往往出乎其間國  
朝更化以來科不乏才若翰林編修邢公恭都御  
史王公彰其最顯者顧其流風餘烈後生小子于斯  
以無聞蓋斯名一題而後教者慕前人之高足學  
者撫先達之遺芳皆有所興記而不敢惰以學其

於化首而繫於世勸之大何如哉昔子達  
不毀鄉校有遺愛孔子稱之洪侯之爲政蓋  
乎知所先務矣彼所謂能吏者汲汲乎簿書  
之間其不以是舉爲甚迂可緩者鮮哉洪侯  
經舉於鄉筮仕知揚州適峒獠作亂之後招徠  
卹有聲湖南踰二載以憂去服闋改鄭州其  
尤多而其大者則省運邊芻及朔藩府開漕河  
役之費以千萬計權科救荒緩急得宜郵使  
其法於諸郡縣諸郡縣有訟多請於上

侯一州晏然相安於無事境內牛馬率多雙立二  
坊民有育蠶開簇環結成衣宛若天造者巡撫  
御史江浦張公瑄暨巡按御史再相與薦諸朝被  
旌異之興而將來政之所底未艾也走與侯同  
人喜侯之政有序也故記其題名之石而并  
治勸使觀者有以見學校之本政源化如此云

鄭州儒學碑記

明 劉定之

余奉使至鄭詣其學宮進拜禮殿退坐講堂與其  
言僚師生踞榻周覽至於終朝見其室稍

地固故其墻墜而下濶勢有將壓者泮池濶級之  
有缺而未補者其州俞君惻然若以己狂而未信  
也明日造余言曰靖之至此州也始踰年以民政  
之殷也朝勉夕惕未之有暇而於修學固不敢以  
爲緩其材甃之需程役之督已訂於一屬或有定  
論將探日以圖之矣幸君子之至於斯也敢請記  
余嘉君之知所務也爲之記曰爲治者之於人材  
必聚而教之又追崇古之賢聖可以爲其師者  
祀之蓋以爲不聚則散而獨學必至於怠荒無新

祀則希仰之心弛焉此士之常情昔伊尹獨耕於  
畝畝而誦詩讀書以樂其道顏淵獨居於陋巷而  
不違仁未嘗與其輩衆處有莘東魯之泮宮也然  
人不能生皆伊顏欲使其學爲伊顏則當庠序以  
聚之矣舜常若見堯於羹墻孔子時復見周公於  
寤寐其希仰之篤不待設像設位以警心目也士  
之慕聖賢豈皆若舜孔哉故使其學舜孔之篤於  
仰則當廟廡以祀其所師者矣人才之成所由  
於有舍聖賢廟廡之祀舍師生庠序之聚而能有  
成者也乃若鄭之爲地自古及今人才所出而  
成之可不盡其道乎何也周之東遷休養於  
鄭王遂愈替矣晉之主夏盟也汲汲於得鄭  
初圖霸振矣類考叔之事母可謂孝子產之事  
可謂忠夫王霸上所幹之大運也忠孝下所立  
大閑也鄭之前哲有與存焉洎於後世史不三三  
而至我朝有都憲著節者有翰苑發聞者有  
顯仕者其他內外厥未易悉數謂鄭有人才  
其然乎今俞君思所以盡其成之道而修學

有見英俊繼起而承其之化俗以之美取功致於  
當時而垂聲光於後世也豈必矣豈不善哉乃遂  
記之使落成而刻焉

義輪學田記

明黃一慶

余方有知時侍先嚴於宦邸且學業門章翔梵宇  
莊嚴佛事甚驚駭稟請先嚴曰彼營是奚爲先嚴  
言以報者本余復請曰吾儒獨無本未聞報之而  
奢是者先嚴愕然曰待汝倡也余既冠曳藍衫  
謝尊故紙鑽五六祀惟一義字認頗真凡事爲無

於是者不敢須臾處迨接手午鳳翅筵壯命蘇  
之常熟因懷向之失學寡傳授乃罄俸徧訪舊  
走幣四方求五經四書義各一部共若干篇發  
拜中復鑄銅爵二十朱紅篋箱九供孔廟中祭儀  
及掛冠歸思效前釋之報本慮身後如或墜非常  
久許越明年買鄭乾岡附郭良田一百八十二畝  
送諸學爲義田計收穫歲供吾夫子誕辰儀並修  
葺事餘則科貢婚喪各量周之稟諸州守郭侯以  
然日盛舉也許蓋義倉二楹於育德舍之說訪

平級以伺守之歲輪一生提督收歛仍慮日遠豪  
右恐或兼井乃悉其地之至界畝畝以付錄筆庶  
克慎終始如一日非納交於鄉黨朋友也將以排  
權是而興者以大其事也若夫侵匿弗入公廩者  
非端士吾夫子在天之靈昭報信弗爽已今將地  
至支用則數具后頌吾同門友共世守之希  
存

賈魯河水利記

明 陰化陽 郡人

善治水者不襲拘孿之風議惟持域外之大觀而  
自有碩謀遠見以經營區畫於其間卒能轉禍為  
福易危為安而國計民生得有賴焉此通變宜已  
經久之至計非區區挾私智而利隄防者所可幾  
也吾鄭劉父母有之鄭城北四十里有水來自滎  
陽蓋合索須京三水以城其流至雙橋村始大矣  
老傳元臣賈魯所開因名焉下流如許家屯歷諸  
村至姚店堤一帶漸窄然向板橋遺宋佃正陽堤  
達於淮而水有所歸矣後濬以下河身濶丈  
泛濫之慮有存焉之

遇水發漂屋沒不百餘金無可耕之地豈抹溪  
患之長策乎瀛海劉父母諱光祚捧檄而收甯下  
車卽問民利病百姓有以河患為言者公視民  
猶已溺惻然動念及漑政暇親臨其地四顧良久  
曼衍相屬平原廣野可以正經界而興水利公申  
文按院金家批准開水利三月至八月灌田九萬  
至二月行商奉文下令授以蓄洩之法令民乘便  
穿渠量田之多寡而均其用因地之遠近而酌其  
期果得稻田十餘頃是不惟開渠灌溉而收無  
之利且也分析其派而殺滔天之勢所以挽其滔  
溺而予以樂利者公功抑何溥大也古不有神禹  
乎决九川以距海濬畎澮以距川汎以恤災捍患  
無不為民盡力耳禹之明德遠矣公德澤不可與  
共垂不朽哉生員董獻策等沐公之恩勒石以垂  
永世令子若孫守而勿替也來問記于余余勉為  
詞以記其盛是為記

流土紀

張

流寇起自秦中蔓延于晉由晉而懷而衛始渡河

而南時崇禎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也閱二年破  
宋破策湯我鄭無恙嗣是賊勢猖獗屢經鄭地  
逼城而攻岌岌乎不克保守土者募鄉勇約義兵  
夫義兵者大都皆紳衿子弟民間丁男以青衿之  
習勇者統之名曰義總分守四城偕作同仇竊意  
此一着可幸無虞也不料賊勢益熾寇我門庭  
又數數矣鄭之岌岌乎不克保者如故或曰屢舉  
土垣非以固吾田也時州守魯公諱世任者謀諸  
紳衿父老因其上而禱之聖人使賊以不日

賊登輝遠眺僉曰金城湯池賊其奈何延至崇禎  
十五年四月內逆李自成糾合大衆約數百萬  
圍汴梁於五月四日寇鄭州彼時城中居民  
賊勢莫支守城將士皆棄其符望而未去者  
僅計之二三日賊遂下東城守圍者關門  
盜鄭於是食其肉盡其財劫財物民房  
官舍盡焚燒之賊遂入城垣稍不用命  
者立殺之百餘人皆如平地天禍我  
鄭抑何慘而烈也先是崇禎三年時魯公巡北城一



城破公曰封疆已失何益生爲拔刃自刎欲出三  
殉適有無知者數十輩但感魯公之仁不覺其意  
公之義奪刀擲地竟擁之而去抵黃河登舟魯公  
曰大河一躍吾事畢矣遂長諸急流中數十里大  
爲救援魯公又不獲死因寄居原武縣適難婦渡  
河者百餘口魯公置一公所推食食之抵晚則封  
鎖甚嚴每夜親視數次恐爲強暴所污隨榜示各  
處查有至戚可託者准其收領務使安插得所仁  
與用心一至於此繼聞河南難民艱於渡河翻  
曰天不死我殆然使我救此一方百姓也旋移至  
河南花園莊凡難民渡河船戶有指索者治以法  
伊時土賊蜂起號曰擁子倚山傍谷伺流賊稍遠  
擁至城中舉火掘地凡所秘藏百計搜尋他如家  
伙器皿等項掠去一空魯公招集力士痛懲此輩  
或擒獲或告發立刻處死數郡殘黎得偷生一時  
者皆魯公之賜也越明年賊自南而北大河一  
帶連營百里魯公復渡河北爲守河計一日遣法  
步兵營備大炮備不虞是夜有賊船數隻潛渡河

北遇魯公於途執而繫之魯公挺身不屈賊曰  
清廉太守今亦被吾擒耳甚憐之欲留用帳下魯  
公曰城破之日已誓一死苟活年餘者只是爲這  
幾個窮百姓耳事已至此死復何憾賊殺而投諸  
河嗟乎福星既墮災星踵至營頭之禍從此起矣  
哨聚萑苻各霸一方環我鄭而互相雄長者數十  
家或稱副將或稱遊擊或稱參將或稱都司或稱  
守備五營四哨旌旗號令一倣總鎮行事其大者  
抵皆大者使絕無禮體不耕不織惟事劫殺是

時我鄭百姓大半尙在河北雖流離困苦父母兄弟  
子猶可保全忽聞闖賊自陝西渡河河以北大爲  
震動又值叛兵翻山鶴自山西東下沿途劫掠我  
鄭百姓不揣時勢不尋樂土只爲故鄉念重半遷  
河南及抵家城以內敗壁頽垣滿目蒿蓬蔓草草  
狀無可棲止不得已而散居各砦遂盡入虎口  
或奪其妻或擄其女或劫其財稍不如意或辱或  
或炮烙甚至剜肉斷筋肢磔分尸覆宗絕祀者不  
可勝紀間有貴家大族計無復之有事以金帛者

不得免有從其要盟者不得免有奴坐於土主歌  
 於下百般奉承欲得其歡心者亦卒不得免更有  
 一種窮賊身無完衣腹無半粒蓬頭垢面一如鬼  
 使城中鄉下但有樓臺可恃者即盤據其上遠望  
 四野凡有行人要而殺之炊骨吸髓無所不至民  
 之若者畏足自危楚楚靡靡且家無升合外無  
 氣懷又前賦草子如籠鳥涸魚奄奄待斃嗟嗟  
 向使魯公不死我鄭百姓豈遂至此極哉幸我

精窮定鼎

三渡河收服羣雄凡賊之家丁牢役盡令從征大

一過天清地寧夜不閉戶者數年毛詩云武王

克商會朝清明者不過是也至於今皇家保聚耕

田鑿井我

湯之恩實莫大焉欲報罔極惟祝曰

無疆而已是為紀

重修城池橋梁記

明 陰化陽 郡人

余聞天以莫安一世之任寄之天子轉而寄之牧

伯為牧伯者惟是也為體國經野俾萬姓寧其幹

止而利有攸往則何負於民又何負於天乃知敬  
天者勤民之本而勤勞安民者正所以欽崇天命  
也若郡侯張父母之重修城池橋梁非所以敬天  
者而勤民乎夫鄭自周先王賜履武公肇基號節  
之間延及於簡定而百雉雄堞金湯不啻子產用  
是登陴授兵不民其社稷公以名司理捧子之  
麟符南來聽政見城堞歲久漸頽防寇何恃則慨  
然曰我不能為民體國經粵其無乃隕越天命而  
庸聚萑苻者近且漸薄城闕陴可以登而兵何以

拔矢乎遙睇北辰所以安堵萬民者敢不體天意  
以料理乎况聖旨嚴諭倍宜謹凜公以城門牌額  
為念初擬余遂為之題其門額東曰東望奎纒西  
曰西望華堂  
北有觀天塔三於北  
其天顏  
之橋亦名曰望  
為修葺計酌城  
而後  
尚憲率眾續葺之  
於其六以義舉其間  
藝文志

一聽之月旦之評是役也以一時之勤勞而定萬  
世之利賴非公何以倡義哉而濟人之橋余又相  
約弓封君佐周尹岸生見武劉解者鳳善合四家  
出錢數十緡大木數十株規模煥然堪補天堑昔  
子產乘輿施濟濟之幾何孰若今蕩平政體廣濟  
無瀾問境內徒行輿行有復病涉者無有或士民  
關城池者歌曰慎厥麗兮保障在斯崇功如堞深  
澤若池渡橋梁者歌曰擊楫長才闢此周行推心  
濟世以爲萬方公既爲天以安民不待考工記

天工永亮異日展金城萬里之雄略與北門鎖鑰  
此烈豈不自今日者爲之階余爲之記其歲月因  
按古體詩附之左俾讀其詩知公之大德當與貞  
珉共垂不朽矣公北直隸隆平縣人辛酉科鄉進  
士諱一鶚超伯其別號云詩曰福星一路映河陽  
帶得光風到鄭疆扶正抑邪德愈昌齊驅卓魯與  
龔黃代天理物號循良相度輿圖若職方土會土  
均計算長去天尺五鞏金湯蕩平王道關康莊聚  
衆鳩工築石梁勢抱長虹海若藏水濱普渡比慈

航人和地利應天章龍壽雙星瑞氣揚五福從公  
迪吉濂多生人瑞鎮中央水源木本仰清郎功  
嵩峰與太行德澤流行不可量流同河洛共汪洋  
拜碑載道祝貞祥橋梓芝蘭接世芳趙地遙瞻  
子鄉鄭封萬古植甘棠

關帝廟重修殿宇記

明 陰化陽

且言凶成敗之數人不能必之於天而聖賢仁義  
之真心貫徹於天下後世者乃天理之常存而天  
數之所不能限也按關帝世采起自關龍逢

良之脉家傳已久幼喜讀春秋左傳夫春秋者天  
道也翼奉傳指甲爲仁春也人鍾之爲元氣指庚  
爲義秋也人鍾之爲正氣元氣正氣相生相成詎  
可分之爲一春秋書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宣尼以素王褒貶之筆而  
天子命討之勅所以持持世運而享祀萬禩者其  
道最得方於此書帝旣以春秋爲衣鉢而依劉  
漢之心豈非宣尼尊周黜霸之旨以故與張桓侯  
共事昭烈帝情如兄弟而體重君臣憤曹瞞竊竊

神器敢以弱主孤單而與之躡躅當其敗於徐州  
寧忍一時之辱而未嘗有忘漢之心比勝於白  
寧辭財色之榮而不肯爲背劉之事曹瞞雖奸  
鬼域卽魯國男子如文學不難擅燴何故不敢  
害於帝豈非仁義大節有以服奸雄之心哉讀  
辭曹之書曰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  
以表丹誠嗟嗟人而日大言炎炎足泣鬼  
神不當與孔明出師二表並傳千古乎假如孫權  
解春秋大體何不與帝同心輔漢協力攻曹豈

行德繫禁奪老瞞之魄必將大驅炎燼永保未  
子之符誰敢問漢鼎耶奈何止爭荊州不念漢祚  
阿蒙不識同仇義忍遣兵船午夜來將星墜楚漢  
祚漸衰天也人如天何紫陽朱夫子謂權爲漢賊  
信然哉雖然帝以取義者而城仁著節一時傳神  
萬世從此而政民福之災難從此而護真主之邊  
陲卽鄭地寇警薄城而天馬雲旌隱隱然遂以佑  
善造化之真宰舍帝而誰屬試摹擬其聖神之  
風雲舒卷江海滄泐其帝之氣乎嘗爲雨露怒

雷霆其帝之權乎星辰展形最業呈華其帝之文  
乎天狼退舍魁魁象跡其帝之武乎華夏分界冠  
履明體其帝之功乎山岳延年而陵歷算其帝之  
壽乎天子重領徽號其榮何如若使當時保身之  
績不過盟礪帶河藩封已耳何謂端冕凝旒以壽  
世爲土與宜尼並享崇祀哉宜尼天也帝殆遊宜  
尼之天而仰焉不愧者與殆以心涵日而以日麗  
天者與元氣常伸正氣不朽忠孝之至乃其仁義  
之極不負於春秋尊王之道也陳壽誣爲剛而自  
矜豈知帝無怨之剛非忿戾之剛也何矜之有哉  
以帝後昆論之曰興曰統曰纂曰朗曰康之曰  
王曰珍世列簪紳而播爲唐德宗賢相天定之  
聖豈渺小哉世蔭之典當因帝益增而張桓侯與  
帝同心輔漢亦當推類加封俱俟後之君子且鄭  
人廟帝久矣近感其屢次呵護之功德益切敬  
之念庠生孟志昂王賓臣李蓋楊開泰輩獻金合  
力共修葺其廟號而門墻榑宇煥然重新亦爲  
之湯賞佐費因爲之記其歲月且作詩韻俾真人



歌之以侑蒸嘗詩曰帝宮肇建卜築樂方追惟帝  
德神聖忠良龍逢正脈祖武顯揚龜與抗辨義在  
尊王君臣將相濟美一堂六韜三路炳耀八荒成  
仁取義丕振綱常屈伸有數大道其得厥宣今古  
扶弱抑強禦災捍患以迺吉康官家依賴錫福迎  
祥妖魔及掃永奠邊疆君願徽號華表重彰博按  
世運幾閱滄桑惟我士庶景仰靈光明禋時薦媿  
美孔墻

泰山勝地記

明陰化陽 郡人

外巽隅有鳳凰臺遙瞻山巒雲翠翠巖臺近儀射  
李冲之陂塘其西北有龍崗嶙峋靈泉噴玉李衛  
公靖之祠卽在泉上衛公愛竹窠命寺之綱維日  
報平安逸興飄然於今傳其勝事臺之自北而東  
綠柳長廊碧荷水殿夏秋閱極目注望荷香十里  
識者擬之爲東山勝地余素有山水癖遂竭手囊  
以買山卽於臺之上建一亭曰來儀亭又曰水雲  
亭臺之南植一坊題曰鳴鳳朝陽臺之北植二坊  
題曰鳳凰臺路以內曰竹梧樓鳳而蒼梧樓竹

卽叢集其左右以象棲鳳之景遠望者如之  
銀之氣流注銀湖每榜人者嚴登眺其西之  
崇峙在咫尺而城中塔影又隱隱雲樹間自西而  
北望則太行山紫荆山若從雲際飛來自西而南  
望則遠而審少近而梅泰一一足盤盤屏臺正南  
其山岫又環繞如屏與嵩少梅泰若一脉逶迤自  
臺而東馳謬擬石涼庄五柳一槐蔭籟分垂左右  
入門則林籟冷然如鳳鳴臺上故堂曰鳴鳳堂且  
願其門楣曰來青 聖堂東小軒曰蓬覺軒其後

則建一遊亭亭寬敞無闕一室無際因題其座上  
曰登高望遠亭西北則築先月樓登樓四顧則開  
門見山余題其東牖曰荷風朝爽題其西牖曰山  
色夕佳總題於樓額曰青陵秀景其下之蓮沼  
樓臺更近天香襲襲宛借風力送到每玩賞至暮  
則碧月掛在嶺頭已而又從水面捧出所謂近水  
樓臺先得月者是故名先月樓下樓則題其榭曰  
霞雲塢又西隙地疊石誅茆構一如翠洞繇是而  
遊遊蓮沼則自樓東之角門而出其門額曰觀蓮

過門外則建一小坊題曰東山勝地歷數十仞三  
 平地矣越小徑數步又以木橋而渡汀渠漸近蓮  
 漚迨過瀟溪清賞坊則松柏而雜以桃花彷彿武  
 陵景色至君子亭則池塘環抱如坐水壺中芟荷  
 之紅白動盪恍若能解語者間或泛舟水面魚躍  
 天機宛在目前我非魚能知魚之樂人非我亦知  
 我知魚之樂故題池上曰知樂亭池北餘地廣栽  
 綠竹名曰猗猗苑又曰賢林當且暮與六逸七賢  
 輩共結此君心總之臺畔若山若水若石若

雲霞若漁樵耕牧湊合來成一翠畫客曰公饒  
 情更饒濟勝之具東山樂境若不收拾胸中山靈  
 應笑我矣余曰然待他日吏隱時於此共尋樂處  
 或行吟坐嘯揖雲邀月則我為主而山水為賓或  
 山供雲氣浪淘塵氛借我之詩賦而點綴溪巖則  
 山水為主而我又為賓非賓非主互主互賓畢竟  
 不知山水之為我而我之為山水較之謝安東  
 山與將無同遂後筆絕其意景仍乞達人題味  
 臺於東山云

按東湖去城三里水淺而清小舟可泛每當  
 月芙蓉盛開不減三十六陂景色傍有陰  
 世居明戶部郎太乙曾築別業具亭臺花竹  
 之勝滄桑既更後人不振鳳凰臺遺址隆  
 土阜僅存老栢數株倚風如嘯君子亭涼  
 一椽俯臨漣漪其月榭竹廊平橋迴燈大  
 荒烟蔓草不可問矣嗟乎勝地何常風流  
 莫使有好事如坡仙者起而任之東湖之  
 變見其不與西湖並傳也偶於廢志中檢

是記尋環詭譎不禁右軍蘭亭之感

創建火神廟記

萬曆二十八年 岳養蒙 郡人

鄭州舊無火神祠乙丑春三月風霾大變晝晦如  
 夜村落之露處者見火自空中下回旋輪轉逐風  
 續紛傳聞疑信遇風夜人皆起望無處不然熾烟  
 流烽甚至撲屋傾壁出自兵刃之鋒頭着物不毀  
 撲之不滅人心皇惑海河靡定越明年郡中多大  
 災焦頭爛額者相望於道民甚苦之鄉耆宋仁美  
 語衆曰山澤風火各有主者古祇社氏以火德

天下沒而可夏令火之有禱信矣返風息火之靈昭昭矣蓋建祠以祀之神其護此邦也衆諸諸各輸貲料小地於州南隅拔離爲火位廟門與立武門對義取水火之相濟經始於是年八月望日告成於庚子四月之朔殿堂門垣黝聖丹漆畢率自是火災遂無人德禱休崇祀益篤廟旣成屬余爲記考祀典爲民捍災禦患當祀乃命勒石俾奕世之因革者知非淫祠永祀事於無窮也廟坐北地四畝併記之以防侵削者是爲記

樊將軍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食邑舞陽割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祭陽京索間亦侯生平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祀之宜矣方侯之謬乘沛公事危鴻門照日一顧使羽失勢其勇力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

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割及腹  
 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  
 民以逞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  
 民以逞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  
 邑無謂也風霆雨露天之所以振耀威罰有司者  
 而侯又得以濫刑之耶蓋陽長陽之氣怒則薄而  
 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  
 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  
 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嗚暗此咎使風雷電擊  
 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重修裴昌廟記

焦文煌 郡人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而神之說起盧敖入海求仙  
 而神之說盛然皆荒渺而不可訓故登緱山而乘  
 鳳人而神也披鶴氅而涉雪神而人也然必生有  
 功德於民死為神靈以福世乃可立廟以祀之所  
 以報於無窮也如吾郡有裴昌公廟不知創自何  
 年相傳其以回扁鵲者流活人甚衆人咸感其德  
 故廟而祀之兵火之後傾圮已甚其餘旁地半為

不肖所攘窃有近樓胡君等毅然起而任之旋  
凡材輪奐聿新庶可以安神靈而肅觀瞻矣不敢  
沒其善勒石以垂不朽云

重修三官廟記

明 王繼洛 郡人

州治兌方舊有三官廟古刹卑陋間以歲次風雨  
摧折鄉民吳山等彙衆積財修飾而廣大之經始  
於正德甲戌落成於嘉靖丙午事竣徵予文爲記  
夫鬼神之說其來尙矣自聖賢不作民罔常心非

置諸茫昧則昧於奇衰或又譏曰夫

此所弗知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豈護孔彰實  
理莫掩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溥宇宙豈  
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第神依於主主依  
於廟建之廟貌所以安神塑之肖像所以依神是  
即古人爲尸之遺意也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  
廟建廟固其所自出也然屈伸往來者鬼神之靈  
吉凶禍福者鬼神之理蓋人與天地鬼神同此一  
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天地  
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

鬼神害盈而福謙亦此意也故俗傳三官爲天地水  
府而又爲之說曰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畏懼然矣子謂天官固賜福而所福者善人也地  
官固赦罪而所赦  
者無罪也濟其惡而妄加以赦未之有也水官固  
解厄而所解者事出不虞變起無妄曲爲救解則  
有之苟縱欲恣淫而懼諸厄難天降之災不可禳  
矣又豈一概而救解之乎人苟齊戒以神明其德  
洗心以退藏於密則有其誠者有其神固將洋洋  
乎如其止如其左右諸福之物可致之祥錫  
不畢至矣否則非鬼而祭妄意徼福神其歆享之  
乎非子之所知也

重建列子祠記

明蘇民望

蓋中州爲天地奧區靈爽特異古聖賢往往由是  
而出徐孺咨咨慨慕焉欲至其地游未能也已卯  
年春奉命按兩河察吏治已則遍觀諸名勝神所  
欲詣足得履之謂夙願矣又一年春過鄭之圃田  
值風翩翩然來因憶列子御風冷然善地之句忽



唐曰列子非圃田人耶詢諸父老咸云祠在路北  
余亟駐車視之已爲釋氏據塑佛像其中無復有  
列子矣而東西數壘巋然猶存則世所傳御風八  
封諸臺是也爲之顧瞻不能遠去乃命州守許君  
改昇鳩治之新其祠宇高其門墻去佛像更祀子  
列子而周圍有地四十畝咸查丈之以給守祠蓋  
始復其舊云工成許君偕博士王君天策輩謁余  
記之余按傳列子在鄭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  
師壺丘子而友伯昏瞀人其學率宗黃老其深

默會著書十餘萬言以明道家旨要至漢劉向  
爲校定號曰新書遂始盛行於世間嘗取而讀之  
去塵埃返冥極其大都可睹矣要以寓言爲多未  
能粹然一出於正而屬詞引類擬諸作者則焉可  
忽也且居鄭四十年人無識者君卿大夫視之者  
衆庶然歲饑子陽遺之粟不受及於齊見五羖先  
饋則驚當是時人驚功利用洞性真而子列子亦  
能雕琢復樸塊然形立怗然封我壺以是終自非  
有道曷能哉而願令廢而不祀於崇德闡幽何是

建祠修祀使鄭人尸祝之固余今日觀風宜賢  
也獨怪後人妄傳列子得道昇舉目為仙人感  
甚矣何以為訓故余崇是祠因并辨之俾人知  
以存列子且解惑焉

重修唐李衛公廟記

明馬珩 郡教

凡於國於民立功立事竭忠抗節執義尚讓血食  
一方久而不墜非命世之大才其孰能與於此乎  
記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  
祀之此之謂也昔狄仁傑明經入仕累遷冬官

節持節巡撫吳楚毀淫祠千七百獨留夏禹太  
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蓋功濟於世道尊於人而  
然也惟鄭之東有廟貌歸然莫茲高壤旁連  
之邑俯瞰萬頃之波乃唐李衛公之祠公諱  
藥師京兆三原人也隋大業末為馬邑丞及唐  
高祖太宗削平天下攀龍附鳳紀功帝籍定國  
患公兼有之史筆之光燭如日星沒而廟祀宜  
廢矣後唐天成之年冊贈太保晉天福中旌以  
對宋建隆咸平景德間增新二殿繚牆廊廡日

歲久頽摧頗甚速明昌庚戌秋七月正議郭公  
承綸命更治茲郡敬謁是祠觀其棟宇支撐椽  
傾墜塗墍剝落瓦甍墊裂慨然加嘆公意存焉  
明年六月勾當河防公事回百姓郊迎公駐車  
日山東河北地方千里自春徂夏旱魃爲虐苗  
一空遷徙之民相踵於路遠之唐鄧汝蔡間至  
鬻子而食者獨汝之鄉時豐晏居汝知之乎得  
忠烈王之潛祐陰益哉憐其祠屋日毀其孰肯  
我能扶之不旬餘有郡民崔永等建議完葺公

喜助錢三萬丁一百人撫以甘言以壯其氣既而  
屬施各有差焉後不雨苗將槁矣公齋戒潔衣  
反徃禱曰廟貌肅嚴一郡瞻仰如歲之豐凶  
能易三日示之小雨其或不然人何以仰之神  
聽之無作神羞雨不逾期是以官吏相與慶於  
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狎於野黃童白叟  
形於色咸相告曰此吾太守誠所感也欽乎  
於太守之庭者不可數計太守頌曰非我之力  
等致也自茲閣境聽聞靡不感戴爭先獻施

者財野居者木工者窮其技拙者効其力輒一  
暮而歸基於營私不日告成昔之廢者今以興  
之傾者今以壯簷楹棟宇丹青繪像表裡一  
然可睹欲永其傳刊諸翠琰以示來者

明銀臺魏公祠堂記

毛汝說

明銀臺魏公家居死寇難余少聞遺老談其事  
悉已卯鄭人白於官樹碑東郊紀公殉難處余  
鄉士大夫拜碑不覺公凜凜有生氣今歲春同  
鄉諸余有野外骨寒餘勁草城東過憶事

句羣以為詩由文然恐不足闡公遺烈也既而公  
家錄鑑奉其尊公屏其先生書道余再拜曰先  
政公殉節垂八十年生平懿行恐久而湮沒今  
家將為公立祠君其記之余日公誠宜有祠祠  
記余烏足以勝其任雖然余高祖母公姪也曾  
祖副使公少館公家訓公孫既又與公接踵  
朝公壬午死寇於家副使甲申死太原又接  
國難知公莫余若余何敢固辭乃於其祠  
為之記曰公偉丈夫也行修於家望隆於國

在人令聞廣布朝野之所倚重也初登第  
郵刑北直多所平反寇有德等三十餘人為  
公廉其僇悉釋之有德等感泣相率從公  
身揮之不去公嘗謂人曰士大夫以詩  
留心案牘為俗吏夫國家大務何者為  
食官精受成俗吏可謂風雅乎心朝  
事件要人出知保定府保定舊因遼餉急  
徵貯銀八十餘萬以神宗大行未解部  
事久公閱冊知之為請於上憲盡散各屬納口

縣之民莫不感恩尸祝天癸亥舉卓異除右  
通政時逆璫魏忠賢當國勢甚日與其黨  
士大夫之不附已者殺戮之中外股慄公獨正色  
不阿忠賢雅重公以公之姓名與已若行輩欲  
為昆弟遣所私屢要之啖以美官公笑曰刑  
腐乘機弄法如水向日立見其消耳吾以七尺  
作天子喉舌而結援是人乎不應且以婦寺  
子姪多世襲濶名器奏白朝廷謂爵錫之榮非  
功不授此輩止可優以金帛不可使犯公議

常又有速歷元克清君側之惡一疏逆璫大怒欲  
寘之死會熹廟崩未果其後逆璫誅公乃安此公  
生平氣節卓乎大者公前後立朝數年事數主公  
忠不著如神宗朝嘗見詔求直言公則有儼儼數  
百言切中竅要神宗在位久不事事刑官缺入獄  
多淹繫死家屬數百人聚哭長安門外無與請命  
者公則立言之光宗卽位十餘日不視朝公則有  
三元輔方從哲調護聖躬冊立東宮一書熹宗卽  
登公則以崔文升用剝伐之藥傷先帝謂

不宜代文升出脫抗言不問他如請釋劉光復  
高攀龍劉宗周鄒元標萬燝等疏不一諄諄以崇  
正黜邪爲念吏垣魏大中爲逆璫誣下獄掠治無  
敢視者公携大中長子入獄嚴戒吏卒俾善事魏  
公無加害時論壯之懷宗卽位首上疏言三事曰  
遠獄日獄死日追贓止然其說命遠死諸臣盡免  
進解釋其家屬公又言三案天下之公議要與逆  
聞之秘書宜投水火悉蒙俞允公嘗曰事期有益  
於國功不必歸之己言在能明其是過不必護之

人意此又公居官言行之梗槩也崇貞五年致  
歸布衣疏食訓課子孫不復問戶外事未幾流寇  
猖獗李自成自秦渡河屠城掠邑中原騷然公憂  
影於色或言公無城守責宜去公不應日同列  
爲防禦計賊弗能近一日賊悉衆來攻城陷公  
衣冠坐中庭賊擁之東城脅降公罵不絕口賊環  
坐城頭令公跪公復大罵曰賊奴吾恨不能手刃  
爾首朝廷大吏爲賊屈膝乎迺遇害時崇貞十五年  
五月四日也公蓋家居十年死於難嗚呼

所爲偉丈夫也其平居孝友謙和恂恂然不敢  
人則又所稱良士君子鄉閭遠近罔不悅服云

國朝定鼎初優卹忠節祀公鄉賢公卒距今數十年孫  
曾蕃盛爲郡顯望自今相與繼公之志述公之  
事發公餘慶於無窮公其不朽矣乎公諱尙賢字  
明賓萬 庚子舉人丙辰進士祠成於康熙六年  
年辛丑某月日

重修城垣記

張鉞 州守

鄭城之變以磚也在有明之季其後日漸崩裂幾

經修治而不完者固多也乾隆三年徐奉

簡命來守是邦既蒞任卽周閱四城築址嚴饒舉貺  
半類自南迤東以北爲沈基乃請之

各憲酌撥某款若干集夫役計工料悉心經畫凡  
幾月而工竣乃爲文以記之曰古者列國分疆相  
其地脈時其陰陽隍之城之大小異等崇卑有制  
官司者嚴啟閉以重樞機譏好惡以衛良善故曰  
國之干城又曰北門鑿鑰隆隆雉堞非止壯觀已  
也鄭居省會近輔大河北流梅峯南峙稽之史

春秋則晉楚交爭漢唐則羣雄蟻闖迨明季北流  
肆燄蹂躪摧殘鄭之爲鄭不幾憊哉我

家承平旣久休養生息城以內萬家鱗比廬井秩如  
城以外畝畝繡交桑麻渥若冠蓋往來商旅輻輳  
蓋庶幾乎富庶之邦矣而今垣頽梁落攀附可登  
無復金湯之固豈古之所謂重門擊柝以禦暴客  
者耶且夫先事而無綢繆之謀旣雨乃爲桑土之  
計此亦殊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之意矣則茲之  
勤乃垣墉正所以捍乃牧圉也重非急務哉從此



磐石永奠水旱無虞入其邪而闢茲誦適其野而  
觀耕耘熙熙皞皞相率而游無事之天母日彈丸  
依然望郡則鄭之厚幸而維城是賴也乎是不也  
錙銖悉自公給功易竟而民不勞若夫土宜風勁  
版築時勤後之君子責也并以告繼余之官斯土  
者

崇聖祠記

張鉞 州守

水原木本義達古今故自一命而止莫不伎口顯  
揚而非常之人非常之典 數百年言自待者

關夫子氣壯山河名昭日月而與先代發身之禮也  
焉無聞至

世宗憲皇帝方進封三世爵皆公郡縣春秋致祭豈非  
之久而發之光耶鄭例有祠而向奉

主於土穀之廟因陋就簡實孰甚焉余乃卽

以廟之後其蕪闢穢拓地數弓建室如制界劃基址  
禮以爽也棗稅楮礎整以固也窻榮洞豁繚垣  
迴宜燥濕而戒擾襲也有龕有几有檠有鼎奠獻  
位而恭厥祀也庶其神之妥之乎因思向之官

地者非不欲為余之所為也或迫於歲月或困於  
 簿書又無好事者共成其美遂因循不舉且余  
 等稍久訟庭頗清捐俸一倡而孝廉陰君章等  
 躍趨赴解囊任勞工餽稱而落成速善之不可  
 沒者也詎而勒之貞珉乾隆七年之某日也

器免灘糧記

張 鉞 州守

晉大禹之平水土也則三壤以成賦中邦而我  
 取民之制因之按地之畝定糧之額法甚善哉  
 濱水沙灘之地出沒遷徙忽無常止昔人

桑田而暮滄海者蓋不可以成例拘也初鄭北  
 鄉胡家屯崔家墻及大小藍庄諸處距黃河近者  
 三里遠或五六里出疇廬舍可居可耕迨後河  
 南徙且愈徙愈南衝齧所及汪洋瀾漫民恐陽  
 之遽怒也避而他適向之田廬盡成澤國即有  
 一依高苦草為偷安計者如雁鳧之棲蘆葦然計  
 地毋沒二百七十餘頃一切地丁漕米間諸水  
 雖雍正十二年蒙  
 赦而乾隆四年綜核新舊逋至三千有奇每當征

納之期鞭朴未加哀號環顧衣鶉面鵠無復人形  
余惻焉傷之夫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子之言至  
今傳為美談也目擊其艱而不為請命司牧之謂  
何乃條具情形上之 各憲適 藩憲朱將入

覲余復面悉委細指畫利弊公愷惻之心見於辭色  
既而敷陳 丹陛得

古行撫軍雅履 奏盡與豁免而一隅之民困始蘇矣

且夫古之守令事權盡 凡利弊之切於民者皆

得以便宜行之後世科條日煩動掣其肘不但

敢為且不敢言即言之而上司之人不能遽信而

行則亦徒言之而已今與民之困於灘地也按

則有根而計畝則無地屢為詳請乞免而又每以

積重額賦檄覈往來動須時日向非 藩憲念切

民瘼以 入告而濱河之哀鴻嗷嗷余第心傷之

已耳積年久而逋賦日益多幾何其不流亡以盡

也哉余既宣布

是寬大之恩 撫藩轉請之力又深幸芻言之功

上達也敬述其始末以為記

重修南城樓記

張

余修鄭城之五年南門樓復毀於雨亟觀其擇  
 還其舊觀而加整焉夫麗譙之設慎封守瞻雲物  
 審若高臨下之象而城必有四猶地之四維人之  
 四支缺一不可也茲樓據城之陽管牙軍飛鳴鶯  
 舞接匠石雖無素九之技而更上一層髣髴元覽  
 百丈矣公餘之暇間嘗登臨則嵩高遙拱汴水分  
 流其山川之美焉村塢煙墟星布棋列徵生聚  
 目清曠微風飄裾又足以見化治之盛存

解愠之休焉乃知樓之有關於吾州而於我  
 設者也昔有夕陽樓蓋亦在城之上而義取諸  
 今遺址渺不可問惟因玉溪一詩尙想見其  
 初暗若令人摩挲不盡者蓋僅以人傳也何復  
 野古之君子隨時補葺名流餘韻應猶未墜余  
 深懼茲樓之過眼雲烟與夕陽同慨也既新之  
 鑄其歲月於石後此者或登而攷焉曰是輪奐  
 向明者某某之所經營也人詎不以樓傳乎

重修熊兒橋碑記

張如叙

州南城之外有橋曰魚尾其求久矣地處衝途車馬負販所必經平時水淺沙明安流漸漲一三三夏淫潦梅泰兩山之水陡發挾諸汗澤沖溢之受溢者羣奔赴於橋之下橋以易傾遇此者多病焉焉余叔祖一再修前郡守張公且三修之矣皆旋卽於圯余伯凌霄有志興造因歲此不登工程浩鉅遂延未敢發歲甲子二麥豐收人情悅豫時郡守張公經過是橋憫行人之病涉也慨然起而修之首捐清俸以倡閭郡之樂善急公者

畢從事而屬余伯董其成念是橋向只一月猝遇潦波流湍激壅遏汨沒以故傾圮立見合欲爲入遠之計非多其竅以洩之不可顧苦無石欲遠取於山費更不支適州北之東趙鎮有闢久廢遺石甚夥請於張公輿而致之度以匠尺石皆尋常瓦用車牛數百輛始集共計灰若干排橋架木若干工師若干經理人若干而橋之規模畧備於是以日興工擴舊址而稍長之南塊之聯岸者易以石岸衝刷地向一月者今增爲兩分其流以

水之勢也逾半載而工竣約費數百金豈非甚  
學哉夫扛梁之制著在考工誠利涉之要務故  
產乘輿濟人君子譏之今之鄭猶是古之鄭也  
公蒞任歲八周濬已愛民寬猛兼濟所謂政通  
人和百廢具興者公真有之而人能言之不贅  
即此橋而觀為百姓計長久為地方除險阻其  
豈不在古賢大夫之上而汪濊之澤且與河流俱  
永耶余伯自以桑榆晚景得奉公指馬思其力  
襄盛事而竟先人未竟之志附輿益草私心

幸焉乃命余為文勒石以垂不朽

文廟重修記

張 鉞

予重道崇儒覃敷聲教溥海之內莫不蒸蒸興起  
中州實居畿右吾鄭肇自周封溯厥前徽名賢  
出豈不居然文物之邦哉歲戊午余承乏茲郡  
謁學宮乃見壞廟頽頽廊廡不飾尊經之閣  
飄搖習射之亭榛蕪鬱鬱不禁怦然動悚然懼  
欲整理而工鉅用煩力有未逮也期月後舉州  
事漸有次第得閒歛之不關於正者六百餘金

命匠剋期借司鐸及庠士誠幹者各董其事  
葺之廢者興之向所缺者增建之內外周匝  
而丹碧焉工既竣進州之士而詔之日學校之設  
所以明禮樂敦孝弟賡經史以培倫理植人材  
輔治功下無不教之俗上有必行之化自古以來  
繁幾重矣况值

右文盛世正明良吉起之秋士人誦詩讀書尤  
躬行實踐今廟貌一新鼓鐘具在撫俎豆而  
冠當深思夫聖賢幼學壯行學優則仕

正而不為世俗固庶幾菁莪棫樸復見

夫子壯吾聞善學者能自得師鄭固中州之名  
也周程之理學韓范之經綸遠不數百年近且百  
餘里出為名世處為名儒彰彰在人耳目郡士備  
力取而效法焉安見不可企而及也余將拭目俟  
之

關帝廟重修記

張 鉞 州守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天地而無外者  
求之三代以後公其有之當時奮起干戈之際乃

心漢室華容一戰足以禱阿瞞之魄而區區孫權  
瑜肅之流固不足以當公也奈何運移炎赫大業  
不成樊口荊州滔滔江水公其有遺憾乎雖然千  
百年來通都大邑學士文人以及僻壤遐陬牛童  
馬卒無不廟公重公口公之英風駿烈不置

天子崇封特沛禋祀有加直與尼山相並竊意天之  
嗇其生前而豐其身後於公有獨至焉鄭之有廟  
歷久相沿規模畧脩余之拜公者屢矣見殿樓馬  
亭門垣旁厦漸有圯壞屢欲興修尙未及也

既雲於山川雷雨之壇復

虔執滌香而

公曰旱魃爲虐矣百姓焦灼矣公忍恣視而不  
之耶若廟貌之不莊固牧之責也敢不任諸越日  
雨甘霖大澍出疇沾足農以有秋於是咸頌公之  
神而許牧之誠余曰噫公之靈氣蓋與天地游太  
虛無物而有物者也故夫日麗風恬春融秋爽可  
想見公之喜嶽移海立電掣雷轟可想見公之  
充周昭示無往不在者何必於鄭何必不於鄭何  
必於廟又何必不於廟耶古有鼓鐘而山應者



物之理然也况人之道本通乎神則即謂公之  
余誠而蘇此一方民也無不可工始於某月竣於  
某月其費緡錢若干記之石

文廟重修記

李一洛

自古帝王治隆俗美率以興學明倫為本仙  
靈鳳誌祥載在典冊可考近世號吏治

一切法度從事而釐序膠痒幾為茂草所鞠無  
稽之不古逮也按鄭郡學宮修於順治六年

康熙三十九年規模

丹雘

餘載風雨剝落漸多傾圮予於雍正巳酉蒞任  
聞有議及之者踰年爰出俸錢修補崇聖宮

龕壹座格扇四東西兩配並名宦牌位臺座悉  
修如式閱兩載靈雨瀑布覺門至西廡土地祠

倫堂墻垣胥就傾頽堦左右且不免羊馬迹焉  
裁泐一疏率吾庠弟子王天植張如鐸章議

十餘金諸處修葺煥然可觀時雍正癸丑年  
餘頽廢工費浩繁歲比不登所謂一簋時也

朔萃如時何乾隆戊午春清苑張公下車

重道以興賢育材為汲汲日擊賢宮摧殘不  
無然者久之曰此予之責也夫越兩月亟請公  
許吉鳩工市梓材駕瓦徹者易圯者舉數旬  
復巍然其諸祠宇堂齋文昌閣射圃廳堂皆  
黝輝煌奪目外至周垣胥為修築如屏籬  
無復昔日荒烟蔓草矣於是釋菜告成都人  
奉頌曰鑠哉盛乎 年廢墜一旦底於大  
我公之力也公來牧是邦其撫字殫心  
致疾頹其幹濟練達故河伯胥為効

學術其發奸捕伏有  
公明一時循聲四起歌來暮而興賢育材之  
死汲汲焉非所謂學道君子深識治本者與  
多士遊於斯歌於斯當無不感奮興起取青  
皆公門下桃李也雖然古來挾華摘藻之士不  
其人及者生平行謹多有遺憾焉歐陽子所謂  
悲其人語言工矣文章麗矣無異草木榮華之  
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始知士君子並身行已  
聖賢遠大自期篤志

可藏名山方無負

建學明倫之意與我公興賢育材之心也已  
無擇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伯至今履矣人曰  
譚劣遠有弗逮而我公之政教口碑不在范公  
故不辭因陋揚官以誌盛概云

重建西城樓記

張

鄭之有夕陽樓也相傳在州治西玉溪詩云  
重城更上樓而王士貞之過鄭州也亦有  
映夕陽樓之句則今之所謂西

樓也

指顧中誠有如柳柳州所云西山

在我襟袖者歲久屢易已漸失其舊邇來更

木腐敗塚址蠹蝕乙丑秋淫雨過度樓忽傾頽

擇日鳩工計木若干磚若干工役之費若干共

若干金榑楹梁楠板楹之腐黑撓折者易之蓋

級輓之破缺者葺之赤白之漫漶不鮮者黥墨

一而茲樓于是乎又煥然一新矣且夫亭臺館閣

象奇偉異之觀豈稱一時流慕千古如蘭亭梓

春何可勝數然祇以供騷人墨客之遊攬卒之歸  
毫無常不數傳而垣頽棟折盡付之荒煙蔓草中  
發之人即欲起而修葺之工程繁鉅又復虛耗無  
益以故為力也難是樓也雖無畫棟雕梁之飾而  
屹然峙於兌方為國家壯金湯為地方固邦守無  
事登臨其上遙吟俯暢逸興遄飛而有事亦可登  
城固守以禦暴客之警豈尋常畫閣亭池徒為  
費無益之舉哉爰志其歲月于石以垂之  
守土之職也並以賈後之

白池縣建亭記

張

猶龍氏道德五千言遠 妙而白太傅稱其不  
言仙蓋不欲以仙之語惑人也然安期羨門之徒  
自古有之至秦皇漢武惑之愈深去之愈遠  
所傳徒供笑談耳列仙傳雖不足盡信閱之亦令  
人意思蕭逸有唐以來靈異昭著莫過白池其奉  
進士也不無用世之志及遇鍾離權言下頓悟  
手懸崖何其了既已飛騰九界盤礴六虛其復  
游戲塵世以示其拔於超劫之苦心而雄詞妙句

彪炳耳目間人之敬奉較他真仙為尤甚余少時  
 讀書鄉園高陽孫生善扶乩余每操瓣香問前程  
 事蒙仙賜詩指示雖微言遠引俗見難測迄今  
 思約畧有合者仙之貺我厚矣與之西郊有  
 軒背城面野地頗閑曠久欲增建而公私奔  
 鹿簿書遷延歲月仙其有以鑒我乎乙丑冬  
 紳佩以翔亭來告可謂先得我心遂輟俸俾  
 月落成奠以石基周以瓦闌八牕四面可  
 可以迎風花光午靜柳綠晨流無實之

中想仙乎仙乎蓬塵閭苑不可知倘披劍  
 行俯視下界當必一聲長嘯海天空矣為語  
 勿以亭小而忽之即與黃鶴之樓吹笙之臺  
 也可因泚筆而為之記

重修先賢子產祠記

何源洙

署

之有子產祠由來舊矣康熙歲辛未先大夫  
 守是邦簿書鞅掌日無寧晷語云成民而致  
 弗違也尋遷南陽守歷任滇南時祭方

元大夫庭訓之下嘗諄諄命洙曰子蒞鄭時城  
有先賢子產祠月吉例應躬謁瞻拜之下恒  
益相濟為泣治良法服膺不能釋承乏五載  
後優布政猶幸此邦民人得稍安輯不至  
懼則先路之導我多矣第念舊祠湫隘日  
遂以妥神靈而垂永久謀所以恢廓而  
旋至旋於秋期厥志未遂至今有  
余勞勩不昧  
見子產祠東俞公  
視前任循守者也  
策李東捐貲為  
一新紳士請於  
工竣時煥然一新紳士請於  
奉新余公遠左王公澤州張公奉  
公暨尊太人中憲公遠  
公雖有專祠均宜與俞公一堂

在天之靈始愜州民之心始慰爰奉安諸神位  
額兩祠曰循良曰惠人爲之記而類及之其  
屋宇地畝糧數則勒之碑陰俾有所稽考夫  
以承先志爲兢兢哉後之守是邦者觀斯記也  
祭所以默識不忘之忱釋先大夫諄諄訓誥之  
推行其寬猛相濟之旨政誠民和古之遺愛不  
今存乎又寧獨余一人以繼志述事爲幸哉

前鄭州知州何公祠堂記

張學林

鄭於開封爲屬邑車軌四衝地多爲治北漢大

宋堤防... 如故自昔號爲繁望不易治云予嘗慕之  
部其地迨後蒙

一 擢巡河朔旋量移號西七八年間每緣公事入  
又數數假道輒聞州人士頌前牧廣寧何公之  
考其歲并距公剖符之日已五十餘年矣  
道志成公名列循吏傳傳稱公治鄭五載  
雪沉獄除苛政興水利創立學校減免田租  
感悅爲立生祠與予所聞於鄭人口碑者無異

一修秉筆者皆名相鉅公考最精詳其言猶信公  
 一康熙十八年他在寶雞令遷還平涼知府復  
 一守未幾而平涼公仕宦三十餘年大抵在秦  
 一之西... 兵燹之餘瘡痍未復繼以...  
 一三... 勞育息公起... 東從

一武使嚴酷為... 撫... 求...  
 一... 以上副

一... 元元之...

一... 以與...  
 一... 在... 而以...  
 一... 於路... 林谷...  
 一... 嗚呼吾嘗慨然於司牧者號為親人之官...  
 一... 其在位之日泛泛然以分相臨而其心不服...  
 一... 官未久間閭之間已不能舉其姓氏甚或...  
 一... 之此亦當思其故矣顧往往諉於民俗之...  
 一... 之不可為觀公之治鄭與鄭人之戴公其能...



然汗下內愧於心乎乾隆七年公之哲嗣  
 選拔銓授許州州判兩攝縣事隸子屬下志  
 厲殆足有公堂構者今歲秋又委署鄭家  
 鄭日君尚未生一時耆老嘆息見公之子如  
 公焉君下車日即詣鄭人所建公生祠肅謁  
 願瞻棟楹摩挲碑版悽愴感懷不能已已祠  
 之西民居櫛比不能稍拓於是塗其漫漶補  
 其缺無後於前足垂於後  
 素慕公之

